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三姑六婆與時代評價：以詞話本《金瓶梅》為例

Female Gossipmongers and Busybodies and the Value of Their Age: A Textural Search in Chin Ping May

doi:10.6255/JWGS.2003.16.173

女學學誌, (16), 2003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16), 2003

作者/Author : 林景蘇(Ching-Su Lin)

頁數/Page : 173-21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03/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255/JWGS.2003.16.17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三姑六婆與時代評價： 以詞話本《金瓶梅》為例

林景蘇（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專任講師）

女性空間的議題是新時代的觀點。本文擬以此角度，對明代世情小說《金瓶梅詞話》文本中的「三姑六婆」做一次考察。並嘗試以人文地理學的空間觀念，將「牆」做為空間的界分點，進而探索女性生活的意義空間。期望能由不同的時代意義，重新解讀三姑六婆這群中國歷史上相當特殊的女性族群。

「三姑六婆」，是一句中國千古以來鄙夷女性的代用詞。也是男性排斥窄化另類女性的總結。所以本文即試圖在探索其生活空間的過程中，找出這類女性之所以被男性社會排斥的根本原因與時代思維。全文首先提出思考的重要角度，點明三姑六婆乃屬游離出社會結構系統外的牆外女性，因在價值之外，故地位低賤，值得重新給予定位。接著即對三姑六婆的逐一內容意義加以說明舉例，就這類角色的功能、特色，找出她們的共通性。並參酌時代背景，思考這時期大量姑婆們產生的社會原因與形態。分析三姑六婆與男性權力形成緊張關係的性別立場與文化意義，透過西門慶的反應而呈現出不同的價值看法。最後反省三姑六婆因受制於整個社會系統，終無法走出真正的自覺，誠為時代的無奈。然以社會的職業婦女來看，三姑六婆在社會夾縫中生存，不做主體性的放棄，這樣的尊貴立場仍是值得給予正面肯定的。

**關鍵詞：**三姑六婆、金瓶梅、西門慶、女性空間、牆  
**收稿日期：**91.10.24；**定稿日期：**92.4.2

## 一、前言

「三姑六婆」，一句中國千古以來鄙夷女性的代用詞。大抵意指一些多嘴饒舌，好道人長短，挑撥離間，貪小便宜的婦人。評價上以負面居多，亦有歧視的意味，是一種概念性的套用，逐漸滲透在中國社會所產生出來的偏頗評價，而成為男性排斥窄化另類女性的總結。

這類女性，穿梭於市井官宦之間，舉足輕重，卻又身分卑微。但不可否認的，她們為男女嚴防的社會提供了不少姻緣韻事，是牽線月老；更提供了閨閣向外伸展的管道。不論是精神上或實質上，她們都是女性生活的補給站。只可惜的是這樣的典型人物卻一直未受到社會正面的肯定，得到相對的重視，更甚而在小說的出現也僅只壓縮成配角人物；她的眉宇不清楚，行為模式化，價值不被認同，純然只是男尊社會夾縫中求取生活的寫照。

詞話本《金瓶梅》<sup>1</sup>，描繪了不少這類型的人物，可說是中國古典小說中絕無僅有的豐富，故研究《金瓶梅》一書裡三姑六婆的群相，具有解讀中國女性社會另類生存方式的絕佳切入點，亦給予今人讀古的一個重新思考的機會<sup>2</sup>。

---

**致謝辭：**感謝貴刊編委會對本文投稿以來的所有幫助，這樣公正而慎重的過程，足可使人在這片研究的領域中感受更多陽光。更要對兩位匿名審查老師不吝提供如此詳細的意見與指正，致上衷心謝忱。

1 本論文文本乃以《金瓶梅詞話》為主，版本採1963年日本大安株氏會社影印本。本文以下皆簡稱《金瓶梅》。

2 有關三姑六婆之前人研究，以衣若蘭（2002）《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與林保淳（1995）〈中國古典小說中的「三姑六婆」〉二文可資參考處為多。前者利用筆記、小說、家訓、醫書、方志、文集等資料，尋求「三姑六婆」的活動，以探索明代婦女的其他樣貌及其生活實況，彌補明代婦女生活史之不

由於《金瓶梅》整本書皆環繞著西門家為主，是一個空間生活的軌跡紀錄。女性在昔日男性為主的社會，生活空間自然有所限制，而此受限的來源也是整個文化所造成的。再加上空間的意義是由人文社會所建構出來的，故當這樣的力量具體表現在建築物的形式之中，他們就同時具有著明確的價值指向。

談及女性的生活空間，我們可以將之包括兩個部分，一者為「自然空間」，另者為「意義空間」<sup>3</sup>。所謂「自然空間」，是指女性日常生活所涉及到的空間而言，較物質性。古代社會，對女性的生活空間有許多限制，如某些場所女性不能前往，某些時間空間不對女性開放，甚至將女性限制在某些建築物中。這些限制的形成並非自然，而是人文的產物，這些人文的限定同時也形成了女性生活中的「意義空間」。女性生活的「意義空間」是一種人文建構，非主觀的見解，而是在文化的結構中可以被大眾分享的客觀建構，是一種空間認知後的再現。一方面空間的限制及規劃成就了這樣的人文建構，而同時這樣的人文建構也反過來影響了空間的規劃與限制，於是「自然空間」與

---

足。後者對「三姑六婆」在古典小說中模式化的問題，提出中國文化上下層級間的落差現象，本論文即受林保淳先生之說啟發，嘗試由性別空間的思考路向考察。

3 人文地理學的後現代風潮中，愛德華·索雅（Edward W. Soja）獨特的理論貢獻指出了空間性的概念。他區分空間（space）和空間性（spatiality）的不同。前者是指空間本身，一個既定的脈絡；後者是指以社會為基礎，由社會組織與生產所創造出來的空間。本論文即藉助愛德華·索雅的空間與空間性的概念做思維模式，區分女性的生活空間為一般性的「自然空間」與「意義空間」，而此處之「意義空間」即指以社會為基礎對空間的解釋，相當於愛德華·索雅的「空間性」。有關愛德華·索雅獨特的理論，請參考王志弘〈後現代的思考空間——愛德華·索雅思想評介〉一文（王志弘，1998）。

「意義空間」形成了一種有趣的辯證關係。

依此觀點，我們若以建築有形的象徵物來界定女性的「自然空間」，「牆」實可說是最具代表性的了。「牆」一向是個人宣告擁有物的一個界分點，動物界的習性如此；在人類社會父權體制下，宣告領域版圖也依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牆越高聳、堅固、厚實，越代表著擁有者的權力象徵，也越代表著空間與權力的掌握。當男性站在高聳的牆上宣告他的領域時，明顯地陳述出一個立場：牆內的擁有物歸屬此主人，其中包括身體、所有物、關係，甚至思想；凡不屬於本領域的分子自然要排除在牆之外，走出牆外的人雖能夠擁有自由，少掉限制，但同時也得放棄社會結構系統及相對的保護。

長期依附男性的結果，女性放棄了主體性，社會的框架雖提供了保護與安全，但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制約下的強大範限。很明顯地，建築物的牆內與牆外的區隔，把牆內所有物，包括其內的人，皆歸屬成為社會結構下的認可物，能夠在此架構中守分的女性，自然可享有男性分配下的權力，並得到價值認可後的保護。而牆外那些游離出結構之外的女性，因在價值之外，地位自然就低了。

我們看同一個建築物，因使用者性別身分的差異，可能有全然不同的意義顯示。魏斯梅尼（L. K. Weisman）言：

在公共建築物中，以空間隔離或排除某些群體，或是將它們貶離到一個不被看到或顯然是從屬性的空間，乃是一個全面性的社會壓迫的結果，而非建築設計失敗或建築師個人偏見的後果。（1997: 52）

的確，若以此點來看「牆」，「牆」在原始使用上是為保護領域者的生命財產，有抵禦與宣告區隔的作用。但在男權強化下，遂使此

領域中的女性使用者在使用時，只能使用部分空間，如外賓來時只能由簾幕後、屏風後，或「窺郎洞」<sup>4</sup>來聆聽瞻望，平日生活也以「牆」為最大的範圍界限。「足不出戶」清楚描述出女性的生活空間，這不正是一個「全面性的社會壓迫的結果」？

「牆內」的女性世界謹守禮教的範限，在道德規範的世界中看庭院山水，如牆內的妻妾。為依附在男性權力的周圍下求生存，她們試圖扮演好個人的角色與功能，否則便無法立足其中。通常她們的功能是提供男性日常生活所需：由情感的包容到性的服務，最重要的當然是傳宗接代，延續香火，這都明顯地符合了「女主內」的標準，也同時區隔出了牆內與牆外。

而「牆外」的女性世界，通常則是一些因特殊原因才脫離了牆內保護的女性，如家貧，一開始便走入妓院營生的女子（此類青樓女子昔日學界有較多的研究）；如丈夫弱勢，或丈夫去世後不改嫁無所依靠的女性等。她們成為溢出在家庭架構之外的游離人口，無人可以統馭，也無人可以保護。此種女性我們則以三姑六婆為代表。有關三姑六婆的內容意義，下節將做進一步闡釋。

<sup>4</sup> 「窺郎洞」乃是昔日大戶人家建築專門為女子所設計的，通常位於正廳二樓挑高建築中面向中央正廳的牆上，以漏窗或洞孔的形式出現，好給不能見到外人的婦女們一個窺看下方動靜的機會，亦有作為女子相親之用。這類的窗一般名為「遮羞窗」，而洞則名為「窺郎洞」。在儒家思想實踐較為徹底如徽州的古建築中多見。如「窺郎洞」以安徽宏村「承志堂」正廳者最為有名。

## 二、《金瓶梅》中的三姑六婆

### (一) 內容意義

研究「三姑六婆」的社會形貌，追溯其原始指涉，做一箇中的研究，是最理想的路徑。

元·陶宗儀《輶耕錄》卷十「三姑六婆」條有界定：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淨宅之法。(1985: 157)

#### 1. 三姑

「三姑」較易了解，指佛教的尼姑、道教的道姑，以及占卜算卦的卦姑，皆屬民間信仰的女性媒介人。《金瓶梅》中所出現的三姑人物，主要是有「尼姑」二人：王姑子和薛姑子。另有一個龜兒卦老婆子，在元宵夜裡曾幫吳月娘、孟玉樓、李瓶兒算過命，甚至預言李瓶兒吃了比肩不合的虧，有血光之災，此即是「卦姑」的典型（第四十六回）。《金瓶梅》書中，唯獨「道姑」不見。

王姑子，乃觀音庵尼姑。二十回出場，二十一回開始為吳月娘、潘金蓮講述笑話、文學趣談、佛教故事，有素有葷，熟諳人事，更甚而為吳月娘提供了懷孕的偏方，教吳月娘檢一個壬子日把整個「頭男衣胞」配上薛姑子的藥，用酒喝下。當晚再與西門慶同床，就可得著

胎氣。月娘當下非常高興，除當面以禮致謝，更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段子，作袈裟穿。」（第五十回）薛姑子，乃蓮花庵尼姑，五十回由王姑子引薦到西門慶家，透過王姑子當時介紹說她「好不有道行！她少好經典兒，又會講說《金剛科儀》，各種因果寶卷，成月說不了」。這兩位姑子常出入西門家中，為妻妾帶來外界資訊，足見兩位姑子的閱歷豐富，神通廣大，深入家庭，影響結構，在舊社會女子封閉的世界裡，他們成了女性閨門接受外界資訊的重要橋樑，而實質效果上也是相當具體的。

## 2. 六婆

六婆指的是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六者皆以職業的性質作區分。

### （1）牙婆

以「牙婆」而論，古代市集買賣介紹人，男子稱牙人、牙子、牙郎、牙保、牙儈，南北物價，定於其口，而後相與貿易。而牙婆則解為居間作人口買賣的婦人，又名「牙嫂」，牙嫂又有官私之別。《夢梁錄·十九》「雇覓人力」中有言：「府宅官員，豪富人家，欲買寵妾、歌童、舞女、廚娘、針線供過，粗細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吳自牧，1986: 12）林保淳先生以為把牙婆解為舊時專為買賣作居間人的老婆子其實是不妥的（1995: 205），以小說中的諸多例證，舉凡賣珠翠、花粉、胭脂等婦女用品的婦人，皆稱牙婆，故牙婆絕非專指買賣人口；且推究牙字在使用意義上，陶宗儀《輟耕錄·十九》解「今人謂駔儈為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為牙耳。」（1985: 172）是「牙」、「互」二字字型相似而產生訛誤。此點筆者極表同意。且劉攽《貢父詩話》亦有：「古稱駔儈，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玄郎主

玄市，唐人書玄為牙，因訛為牙。」（1965: 10）亦是一說。足見牙、互、玄三字當皆為字型相似而產生的互通現象。然究竟買賣之用，本字為何？或也未必不是「牙」字吧！今考「牙」字本意，乃古代車輶中兩頭相銜接者，本就具有溝通、銜接之意。所以倘若解釋買賣之人，男子為牙郎，女子為牙婆，而女性因受昔日社會影響，買賣貨物內容僅限於女性用品為多，此解可通；然若只限牙婆為買賣人口的居間人，則顯然只是因昔日女性職場受限，重要買賣皆為男性操控，而產生的詮釋偏頗的說法，顯然不具忠實度。

《金瓶梅》中，最典型的牙婆角色是王婆與薛嫂。他們二人都是牙婆兼媒婆的身份，擅長其中的人事進退。以王婆為例：王婆賣茶，然也「積年通殷勤，做媒婆，做賣婆，做牙婆，又會收小的，也會抱腰，又善放刁，還有一件不可說，髮<sup>5</sup>髻上著綠，陽臘灌腦袋。端的看不出這婆子的本事來。」（二回）王婆向西門慶自稱：「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沒了老公，丟下這個小廝，無得過日子，迎頭兒跟著人說媒，次後攬人家些衣服賣，又與人家抱腰，收小的，閒常也做牽頭，做馬泊六，也會針灸看病，也會做貝戎兒。」（二回），就憑這一番介紹，王婆的能力即是多重的，她又是牙婆（賣茶、賣衣）、媒婆（包括牽頭）、產婆（抱腰）、藥婆，又會一些不法的勾當（貝戎兒=賊）。真是無所不通。

## （2）媒婆

「媒婆」是六婆中最廣義而耐久的工作。說文解「媒」字言「謀也，謀合兩姓者也」。後凡居中引介者皆謂之「媒人」。媒婆又稱

<sup>5</sup> 此字在《金瓶梅詞話》木刻板中字型為上「彫」下「狄」，在康熙字典及中文大辭典中皆查無此字，疑為「髮」字的誤刻。

「媒人」、「媒婦」。《周禮·十四·地官》即有「媒氏」，乃專司人民嫁娶，亦稱「媒官」。

《金瓶梅》中，媒婆幾乎可說是占了最舉足輕重的地位，歸根究柢，媒婆是本書的關鍵人物，西門慶的妻妾婢女皆直接間接與她們有關。主要人物以王婆、薛嫂兒、文嫂、馮媽媽為主，其次另有孔嫂、陶媽媽、張媽等，其中只有陶媽媽是官媒，其餘都是個體為之。透過這些媒婆的穿針引線，才能使複雜的人物關係建構起來。《金瓶梅》廣闊的社會性，媒婆顯然是其中不可忽略的角色。

王婆牽成了西門慶與潘金蓮，潘金蓮與武松；薛嫂牽成了西門慶與孟玉樓，孟玉樓與李拱璧，龐春梅與周守備；馮媽媽牽成了西門慶與王六兒，李瓶兒與蔣竹山，韓愛姐與翟謙；文嫂牽成了西門大姐與陳經濟（與薛嫂合作），西門慶與林太太。此四位書中都有詳寫，以王婆的十件挨光計最傳神（三回）；而以薛嫂說媒最多，技巧亦高，婢女買賣也最多（如春梅、秋菊）；其中馮媽媽在三十七回中更有清楚紀錄，她既作媒牽成了韓愛姐與東京蔡太師老爺的翟管家為妾，又牽成了王六兒與西門慶的幽會，尤其是回末說到她忙得好不容易抽空出來探望李瓶兒，才說笑一回，就脫身想要走，李瓶兒留她吃飯，馮媽媽只是推辭，心中「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遂「兩步做一步」拼命去趕場。作者未附一段描寫的話：「正是媒人婆地里小鬼，兩頭來回抹油嘴，一日走夠千千步，只是苦了兩條腿。」真是傳神！全回清楚特寫了馮媽媽精彩忙碌的一天，誠可謂媒婆生活取樣的代表。

### （3）師婆

「師婆」即是女巫，又稱師娘。元·陶宗儀《輶耕錄·十四》「婦女曰娘」條：「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覲亦曰師娘」（1985: 211）。另《後西遊記》三十五回中亦有「問著醫生便有藥，

問著師娘便有鬼」句，足見師婆的社會功能，是屬於一種有實質效果的輔導工作者。在《金瓶梅》書第十五回，佳人笑賞李瓶兒翫月樓，適逢元宵節，有段形容各式燈海的話，其中有「師婆燈，揮羽扇，假降邪神」的描述語句，把師婆的形象非常具體地描述出來。

《金瓶梅》中最具師婆性質者即是劉婆，也同時兼作藥婆。因其夫婿是瞎眼命相師，亦是社會上的弱勢角色，故夫婦的配合度極高。一般來說，劉婆夫婦的工作搭配皆是由她與家宅中婦女接觸，作部分的提示與輔導；她會先關心對方的生理到心理，再延引夫婿算命師的到來，待事成再送以符水鎮物，以表照應之處。如第十二回中，李桂姐慾惠西門慶騙來潘金蓮的一撮頭髮，將它絮在鞋底，每日踐踏。而潘金蓮自頭髮剪下後，總覺心中不快，常頭痛噁心。一日，劉婆子看望，就說娘子得了暗氣，惱在心中，不但主動開藥，更同時推薦明日可請夫婿為之算命，算算如何避災之類，並言及瞽目命師擅長陰陽講命，針灸收瘡，及幫人回背。回背者，即是以鎮物安鎮或吃鎮符水，可為人改運改命。潘金蓮因而約定明日請他來算命，後算得：「今歲流年甲辰歲，運併臨災殃，必命中又犯小耗勾絞，兩位星辰打攬，雖不能傷，只是主有比肩不和，小人嘴舌，常沾些啾唧不寧之狀。」並得授意，要以柳木刻兩男女，書上西門慶與潘金蓮的生時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線紮在一處，上用紅砂一片，蒙住男子眼中，再用艾草塞其心，用針釘其足，暗自藏在枕下，最終使西門慶服下朱砂符成灰的艷茶中，不出三日，自然有驗。果然，次日劉婆送來符水鎮物，西門慶不知，如擬飲下。由此，綜觀整個做法事件，幾乎全在劉婆預料掌握之下。昔日閨房婦女們透過這些女性媽婆，好求得個人所需所求，遂使三姑六婆能因此掌握了女性事物的詮釋權與主導權，為他們的私慾代言。

另外劉婆也曾為官哥收驚（三十二回、四十八回、五十三回），如找其夫婿及另一位師婆同做法事，燒紙跳神（四十八回）。而五十三回為官哥收驚的動作，因有詳細描述，具民俗價值。七十九回，西門慶病重時，也曾點人燈跳神祈福。皆是劉婆忙碌的內容。

#### （4）藥婆

「藥婆」的存在，與一般家庭實有著極密切關係，一般家庭婦女除大病或男主人吩咐之下，才延請大夫（一般是男性）醫病；否則風寒小症，婦女最習以尋訪的仍是以女性為主而微知藥理的藥婆，然藥婆的功能卻常會與師婆、卦婆、尼姑相疊。

《金瓶梅》中吳月娘就是深受藥婆影響的典型例子，也常為此與西門慶起衝突，紛擾不斷。當小產（三十三回）或官兒生病時（三十二回、四十八回），月娘都是第一個找劉婆來解決的。不愛看醫生，顯然是很多女子的通病，背後原因當然與男女大防有關，找女性藥婆可以省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但也只能以小病為主。

#### （5）虔婆

「虔婆」大概是三姑六婆中最為人詬病的。虔字本義是老虎行走貌，喻人威猛。然虔字因為是威猛虎行，故發展出二義，一為誠敬之處而生「虔誠」之義，一為搶奪、殺害，而生「虔劉」、「虔婆」之義。故虔婆實指賊婆。

《金瓶梅》中虔婆的介紹，乃以李桂姐之母李三媽為主。她是書中唯一敢和西門慶對罵的人物，也可看出其凶悍之處。二十回，西門慶原本每月拿包銀將李桂姐包下，不想那天李桂姐卻私下又接下了杭州綢緝商人丁二官，西門慶一來，李三媽機智，連忙撒謊說李桂姐是赴五姨媽的生日去了，不想竟還是被西門慶無意間撞見，大怒，推倒了酒席，打破窗戶床帳，大叫要把人用繩子捆起來。書中言李三媽當

時「見西門慶打的不相模樣，不慌不忙，拄著柺杖而出，說了幾句閒話」，所謂「閒話」其實一點都不「閒」，她根本就是指著西門慶大罵他無理。兩人以《滿庭芳》對罵，西門慶先罵：

虔婆你不良，迎新送舊，靠色為娼，巧言詞將咱誑，說短論長，我在你家使勾，有黃金千兩，怎禁賣狗懸羊，我罵你句真伎倆媚人狐黨，衝一片假心腸。

虔婆亦答道：官人聽知，你若不來我接下別的，一家兒指望他為活計，吃飯穿衣，全憑他供柴糴米，沒來由暴叫如雷，你怪俺全無意，不思量自己，不是你憑媒娶的妻。（第二十回）

這樣斷然凶悍地罵將回去，尤其是那句「不思量自己，不是你憑媒娶的妻」，氣得西門慶要動手打她，旁人強行拉開後，西門慶遂賭誓再不踏進她家門來。從這段描述，可以很清楚了解到，古時虔婆如果不能有強悍個性，在男性結構下的社會，每日要面對不同的來客，是很難周旋於惡漢嫖客之中的。且虔婆對局勢是最現實敏感的，所以西門慶命剛絕，她這兒就已準備好要李嬌兒離開西門府，好為下一站做準備了（八十回）。無怪乎二十回中作者有段文字感慨：「看官聽說，原來世上唯有和尚、道士、並唱的人家，這三行人不見錢眼不開，嫌貧取富，不說謔調皮也成不的。」這裡「並唱的人家」，指的即是妓院，在西門慶時代，妓女一般兼唱曲亦賣身，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皆是。此段話除見作者既對佛道之人評價低劣外，妓院之人的無情也清楚可見。

雖然書中較少描述虔婆的其他內容，倒是也有藉虔婆來表意的。如第七回，作者藉「看官聽說」言西門慶找楊姑娘幫勸孟玉樓出嫁

時，有描述楊姑娘為：「這老虔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容。」五十一回，潘金蓮竟可以用虔婆來大作文章，向月娘造謠說李瓶兒罵她「虔婆勢，喬作衙」，月娘遂中計，惹來一場盛怒。就由這兩則事件可以很明顯地側寫出當時人對虔婆的排斥有多深，恐怕是連提及此行都不願，更不用說是被人評比，簡直是奇恥大辱。

#### （6）穩婆

「穩婆」有兩種身分，一是產婆，又稱老娘。《輟耕錄·十四》「婦女曰娘」條：「世謂穩婆為老娘。」（1985:211）然舊時稱女仵作，亦曰穩婆，即專驗女屍者（古代驗屍亦謹守男女之界，女屍由穩娘負責）。

《金瓶梅》對此類人物倒是未做太多描述，僅李瓶兒及吳月娘在書中有生產之事（三十回、七十九回），提及蔡老婆一人，亦是一個勢力的角色，面對前後接生的待遇因西門慶的存歿而有不同，頗有微詞。

## （二）角色功能

昔日傳統女性的生存因受到極大的限制，女性無受教權，無法受正規教育，在男尊女卑的社會結構下，自然長期受主流社會的歧視，不被信賴，隨之而來的就是從業的公平性也自然被剝奪；其實應該說在男性的社會中，女性是不宜擁有經濟權的，前節牙婆的定義中，看到古代南北貨物的主要控制權皆在牙人、牙保的手中，男性擁有發言權、支配權、工作權及市場主導權，女性自然不易在此市場下有公平的競爭和交易的機會。

然而或許也正因為社會的男女嚴防，授受不親，反直接提供了一個雖被壓縮卻可以完全防堵男性涉足的交易地帶，這便是所有與女性相關的交易市場：包括女用衣物、針線、飾品、胭脂、藥品、食補、神巫、幫傭、婚嫁、生產、育兒、保健，甚至到死後之驗屍；另者如精神食糧、民間信仰、說書唱戲等事務。因仍需要大量的提供生活之用，於是男女嚴防的結果，反剛好畫下了一道鴻溝，在這一道鴻溝中，女性有了特定的交易空間，可以由自我做主，進行買賣取用。

我們以三姑六婆的社會功能來看，她實質上正是提供了閨房需要的諸多外援，即服務了不少女性精神與物質的需要。精神部分來說，包括所有資訊提供、心靈輔導、宗教信仰，乃至街談巷尾道聽塗說諸家事務；而物質部分，則如女性用品、醫療保健、生活娛樂，及一切男性較少涉足的專屬女性物件等皆屬之。

### 1. 提供閨房資訊娛樂

就精神層面而言，三姑六婆提供資訊是閨媛世界中唯一的一道資訊窗口。茲不論她的優劣好壞善惡真假，她的確給予了封閉世界一個喘息的機會，聆聽的休息站。《金瓶梅》中，扮演這種角色分量最重的先要以王姑子和薛姑子為主，其次才是如薛嫂等以牙婆媒婆串門子方式進出的女性。

王姑子、薛姑子不斷出現在西門家中，有時一住便是兩三晚。開始時，亦會與月娘同房，聊到深夜；後月娘有身，則大多與李嬌兒、孫雪娥宿。每次到西門府，只要府中收拾齊備，便開始宣講宣卷的活動。《金瓶梅》書中王姑子和薛姑子有說因果故事的，如言嶺南張員外看破紅塵來世出家為五祖的故事，並言五祖成道後還度母親升天，月娘當場聽了，就越發好信佛法了（三十九回）；又如說五戒禪師與明悟禪師作對，來世則分別為蘇軾佛印的故事，闡明戒行難守，說得

繪聲繪影，好不真切（七十三回）。亦有演頌《金剛科儀》（五十一回），演說《黃氏女卷》（七十四回），或唱佛曲，說偈，更擅長說笑話，常把眾女眷都逗得愛圍著兩個姑子說笑話兒（二十一回）。

這些在《金瓶梅》一書中花下大量篇幅介紹她們的用意，究竟是為什麼？在作者描述的社會現象中，我們明顯看到佛教在當時，接觸者多以女性為大多數，而社會中的男性主事者則大多重視道教<sup>6</sup>，由西門慶安排李瓶兒喪事的處理方式中可以看到，當時社會乃是以道教為主。二七時，吳道官率道眾做法事（六十五回）；三七時，永福寺長老道監率十六眾上堂僧來念經（六十五回）；縱使李瓶兒死前的心願是要王姑子為之頌血盆經，西門慶也只許之在七七時完成（六十八回）。在此我們不可以說是西門慶不看重李瓶兒，反倒正因太重視她了，所以西門慶才會選擇了在他價值觀中所認為的較為可靠有效的方式，以道先於佛的方式來超渡李瓶兒。

至於薛嫂之類的牙婆、媒婆，平日因常走動府中做些小買賣，拉攏關係，有事時便很容易幫忙促成。尤其是做媒、婢女買賣，自然純靠一張能言善道的嘴了。

## 2. 閨房女性小額及特殊交易

買賣珠花是最常見的女性交易，金額不多，大都可由閨房自行支付，當然也因熟悉的關係，也見賒帳的現象。薛嫂在八十五回向潘金蓮提及西房三娘（孟玉樓）好快性，能一次買兩對翠花，一對大翠團髮，當場秤了八錢銀子。只有孫雪娥「從八月裡要了我兩對線花兒，該二錢銀子，一些沒有支用著，白不予我，好慳吝的人」。

6 田秉鐸在《金瓶梅人性論》一書中提及西門慶有明顯較親近道徒的現象，近道遠佛。（田秉鐸，1996：123）

這買賣貼身小東西，倘能由牙婆親自送上門，有選擇的機會，自然最好，且能因她們的出入而聽到一些牆外的事件、流行，何樂不為？但是，託人購買也是常見的，如五十一回，潘金蓮、李瓶兒要買銷金汗巾兒，託陳經濟在手帕巷代買。不過這些都還限於是一般性的事務，若特殊交易往往就不能曝光，如劉婆為潘金蓮回背（十二回），自然是祕密為之；王姑子、薛姑子給月娘帶來符藥，以助生子，自然更要祕密進行（四十回）；潘金蓮也曾偷偷要薛姑子為其買到胞衣，以圖和月娘一樣受孕（六十四回）。諸如此類，由是可知閨門中的買賣，是屬女性的一種物質需要，然此物質需要的背後依然是以服務男性為之，貼身小物大抵是以女為悅己者容的姿態為之；但特殊交易的內容，則往往是藉媒介以求男性的疼愛，以達最後生子的目的。

### 3. 兩性世界穿線人

三姑六婆最大的效命空間就是男女間的來往傳達，尤其是虔婆、媒婆身分者，更能坐享其中的便利，也因她們的自由進出，更促使她們成為了兩性世界的最佳發言人。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為促使兩性間的隔閡不要太深，三姑六婆就往往是那個穿針引線的人；又因為傳統婚姻很少考量到情愛的真正因素，故而三姑六婆的市場便顯得特別有利。她們只要居中撮合，人面熟絡，經驗老到，能言善道，不必考量太多個人因素，於是模式化的慣用手法便常出爐。林保淳先生（1995: 228）以此角色扮演的作用區分為二：一是代表阻力型的角色，多半由虔婆扮演。而另者中介型的角色，主要則是在溝通雙方的情意或孽緣。前者在《金瓶梅》書中無有，全數是以服務成全男性為主，故溝通雙方情緣明顯成了書中角色最重要的成分。

在昔日封閉的兩性世界裡，三姑六婆居男女世界疏通及處理邊緣地帶總總俗務的地位。故而她們的主導性強，自然常成為關鍵人物，成敗皆出其手。

### （三）角色特色

以特殊族群的角度來看三姑六婆，她們的確與當時女性有著明顯差別，最重要的是她們遊走在牆與牆之間，由一道牆內穿梭至另一道牆內，而自己卻又不屬於任何牆內的系統，成為在社會結構中出走的少數分子。所以在此要特別提出兩項是一般最為詬病，也是後來三姑六婆形象中最鮮明的兩點特色。

#### 1. 能言善道——容易造成欺瞞哄騙的形象

三姑六婆中除穩婆（產婆）無須太伶俐的口才，一般而言都是要靠著一張三寸不爛之舌，和靈活的腦筋，懂得隨機應變，進退得宜，而此尤以媒婆為最。薛嫂在第七回出場的回前詩裡，描述得最貼近：

我做媒人實可能 全憑兩腿走殷勤 唇槍慣把鰥男配 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常頭上帶 喜宴餅綻袖中撐 只有一件不堪處 半是成人半敗人

媒婆的功能與本領是很明顯的，如果嘴上不能說，腿上不能跑，要勝任就有困難。這「唇槍慣把鰥男配，舌劍能調烈女心」，把媒婆的嘴說得是何等厲害；「只有一件不堪處，半是成人半敗人」，也表明了她們的功過尚有待鑑定。茲舉《金瓶梅》書中最靈活的媒婆王婆與薛嫂為例，加以說明。

王婆，以書中「挨光計」最有名。她的成功正在於她有能力洞悉

西門慶的男性心理，用一種超過水平的誘人之術，請君入甕。第二回描述西門慶簾下遇金蓮，心神不寧，左顧右盼的小動作時，王婆看在眼裡，心下立刻明白，遂以逐次吸引西門慶的方式釣魚上鉤：她先以一碗梅湯遞上，故意引出西門慶回說：「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裡？」然後再順勢回應：「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的不在屋裡」，道出自己的功能，好提醒西門慶可開口求她幫忙。整個事件可說都是王婆安排下的戲碼，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撮合，其實全是在王婆預料安排當中的，她才是真正導演。而她有名的「挨光計」，強調先「五全」後「十分」，也是奇招之數。「五全」要的是潘安貌、驢大行貨、鄧通般財、青春忍耐、閒功夫，這些西門慶都沒有什麼問題。然「十分」挨光的求取過程，才是王婆洞悉男女偷情者心態的真正功夫。前三分光可謂開創機會：從王婆假借曆日，潘金蓮答應幫忙裁衣，道謝吃酒；到第四分光時，西門慶出場，再由王婆延請西門慶入內喝茶，製造相見機會，並要西門慶當場連誇潘金蓮的女紅，使其動心；第六分起，由王婆提議請兩位吃酒，王婆出外買酒，金蓮依然未起身離去來斷定，此時當有偷情的具體條件；到第九分，酒意正濃，王婆推說出門再打酒，將門帶上。最後一分是最難也最保險的方式：即西門慶故意將筷子掉到地上低頭去撿，輕捏金蓮腳，她若不排斥做聲，事情便算成了。整個誘人之術可說是一次相當完整的心理戰術。孟昭連先生著《漫話金瓶梅》對王婆「挨光計」特別提到：

「挨光計」純粹是一種心理戰術，它沒有明奪暗搶，不需要暴力，但在含蓄的表相下掩蓋著凌厲的進攻。它的每一步都是一個陷阱，一個圈套，而且一個比一個深，一個比一個緊。更妙的是：在每一個進攻的環節上，王婆都處在進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上——在這

場挨光計中，西門慶只是一個前台的演員，全靠後台的王婆導演指揮。但到了最後，當十分光做完之後，連西門慶也做了王婆的俘虜。（2000：199）

事後，王婆以將告知武大來同時要脅兩人，並趁機向西門慶敲了一筆，這是王婆毒辣的地方。不過也因這事開始就牽連到殺人命案，末尾又貪圖一百兩不義之財，王婆才會成為武松刀下鬼，成為書中唯一不能善終的姑婆。

再談另一位重要的媒婆人物：薛嫂。薛嫂最典型的撮合方式是把人物的相關資料挑對方的心理需求來說，所謂隱惡揚善，揚長補短。如牽上孟玉樓的線，是先從財物介紹入手，投西門慶貪財的心理，才再形容孟玉樓的姿色，和會彈一手好月琴。而介紹西門慶給孟玉樓時，是在孟玉樓見過西門慶相貌後，才說他的富有與人脈，讓孟玉樓新寡的心理有了靠山的渴望。這實在是深知人心之妙。最有趣的一言及年齡，發現孟玉樓長西門慶兩歲時，薛嫂忙言：「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七回）這句台詞，日後在西門慶死後也用過，李衙內使官媒婆陶媽媽前來說媒，月娘找薛嫂同去，兩媒人半路為孟玉樓算了命，知她有富貴，只是實際年齡三十七，大了對方六歲，遂當下聯合作弊改為三十四歲，而游說男方的台詞依然是這句：「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九十一回），技倆相同，遂因此過關。

在此也許我們倒不必像本書作者對此採完全負面的批評說：「世上這媒人，原來只一味圖賺錢，不顧人死活，無官的說做有官，把偏房說做正房，一味瞞天大謊，全無半點兒真實。」（七回）雖然，平日媒婆的撒謊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媒婆實也只為的是

生計，且絕大部分是在男權下求生存的卑微角色。書中不也曾見薛嫂因不肯依春梅的指示把孫雪娥賣去娼門，曾好意安排將她嫁給棉花客潘五，卻料不得潘五原來也是水客，竟買了雪娥做粉頭（九十四回）。故事的後面，薛嫂幫西門家最大的忙，則是牽線讓春梅向周守備求情，以救下月娘之急，解決了吳典恩（無點恩）恩將仇報的行為。這件事要不是因薛嫂之前曾牽成春梅婚事，要不是她平日常在周府走動，事發當下，月娘是無法處理的。事後月娘遂因此嚇得收了當鋪，只留生藥舖維生（九十五回）。足見能言善道是三姑六婆的特長，還原角色的原始特質，當可以給予更客觀的評價。

## 2. 短視近利——容易造成背信忘義，見錢眼開的形象

「短視近利」彷彿是三姑六婆在當時代所共有的形象描寫。生活不易，促使她們需要往現實低頭，於是爭取利益，蠶食併吞地盤，使她們有時不經意竟成為只顧個人，不體他人，見錢眼開，背信忘義，無情殘忍的角色。

《金瓶梅》中常見如是。如馮媽媽可說是李瓶兒的貼身嬤嬤，打從李瓶兒還是花子虛妻時，她就已追隨照顧，之後蔣竹山、西門慶時代，她都一路跟隨牽線，她的地位是比一般媒婆要親近許多，幾乎成了李瓶兒的貼身管家。然當西門慶一旦看上了王六兒，她可跑得殷勤，絲毫不曾考慮過李瓶兒的立場（三十七回）。

另外，書中兩位女尼出入大宅，也可清楚看見她們常因化緣募捐分配不均而有爭吵的現象。然兩人相較，薛姑子似乎較占上風，她有本事說動西門慶募捐印造五千卷《陀羅經》，大大撈一筆（五十七回）。又在李瓶兒死後的斷七，領了八個女尼來念經，拜血盆懺，瞞著王姑子，獨吞了銀子（六十八回）。這都引來王姑子的多次辱罵，也間接使她們日後不再有任何機會出入西門家。

在短視近利中，竟因而把自己命送掉的最明顯例子，就屬王婆了。以王婆前面為西門慶牽線，並設計陷害武大的精明度而言，武松回頭來娶嫂子的事，報仇意味是相當明顯的，連吳月娘、孟玉樓一聽到這門親事時，都大喊不妙；可惜王婆她為貪一百兩，再加上潘金蓮對自己的美色過於自信，以為武松最終仍敗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兩人遂糊裡糊塗答應這門親事，命喪黃泉（八十七回）。

### 三、「三姑六婆」與時代需要

#### (一) 社會成因

性別角色的社會內涵，從一開始便對女性是不夠寬容的。女性在兩性不能平等的立場下，要做一個實質社會角色下的女性，除了附屬的地位，實在無法有自主出頭的時候。社會上的分工狹窄，經濟上無法享有自主權，是女子無法自立的開始，再加上宗法社會體制的設限，結果「男主外，女主內」的男女有別，別的不只是性別、分工，同時也是權力、價值。於是男性在勞動生產中扮演了主力，享有了財產支配權，女性遂因依靠男性生活，而失去經濟自主權。一旦可資依靠的男性不在了，馬上要面臨的就是生存下去的挑戰。

《金瓶梅》一書寄言宋朝事，實談明代社會背景。明朝是一個獎勵貞節最力的時代。對一個寡婦而言，尤其是明代的寡婦。前有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的詔令：「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大明會典·七十九·禮部·旌表》）繼有正德六年（1511），明武宗令：「近年山西

等處，不受賊污貞烈婦女，已經撫按查奏者，不必再勘。仍行有司各先量支銀三兩，以為殯葬之資。仍於旌善亭傍，立貞烈碑，通將姓字年籍鐫石，以垂永久」（《大明會典·七十九·禮部·旌表》），這些都是明白的獎勵褒揚。之後又有書籍的鼓吹推動，如徐皇后、仁孝文皇后《內訓》中的母儀女教推動天下，解縉的《古今烈女傳》，呂坤的《闡範》，溫璜筆錄其母的《溫氏母訓》，足見守貞似乎已成為時代的價值新驅<sup>7</sup>。

但是守貞與再嫁是完全不同的命運。《金瓶梅》中，除吳月娘與韓愛姐是堅持守貞之外，其餘則大抵很自然以「夫死再嫁」為依歸。且在他們的觀念中，覺得月娘有子，守節是理所當然，且值得；但若是無兒無女的，守節的目的依靠便顯得較為薄弱，沒有仗憑。所以，以此價值觀來看，無怪乎書中人物中，李瓶兒、孟玉樓、潘金蓮都曾改嫁過三次，很顯然地，一部以市井小民為主的《金瓶梅》，實透露著老百姓生活的實際考量。儘管我們翻開《古今圖書集成·閨媛典》紀錄的歷代節烈婦女人數的變化，終明代一朝，守節人數竟多達二萬多人，是歷朝中最多的。但這個數據終究仍是老百姓中的少數，儘管政府倡導著最為理想的鼓勵措施，但老百姓仍是會以現實生存為第一考量。於是「再嫁」成為社會中的普遍現象，這也是女性地位低落的必然結果。如此來看李瓶兒，才會了解當她懷疑西門慶不娶她過門時，會在慌忙中嫁了蔣竹山（十七回），因為在昔日的思惟系統裡，擁有偌大財產的她，若無男主人主事，一樣是不能得到最基本的安心（男性才是權力的擁有者）。再看孟玉樓改嫁西門慶，張四舅百般阻

<sup>7</sup> 有關明代貞節問題，參見顧鑾塘、顧鳴塘（1994: 129–136）；及劉紀華（1995: 115–119）。

攔勸導，背地裡其實就是不想她帶走任何財產，但我們看見孟玉樓帶走的也只是細軟的「動產」，不動產早已留給小叔，但連這一部分，夫家的人都是要加以干涉的（七回）。這些做法實也反映了當時封建家庭制度求取綿延利益的無情之處。

在社會實質以改嫁為風的情形下，再回頭來看「守貞」的這條路，則的確要比改嫁艱辛太多了，在一個男主外的世事中，靠自己的力量去守業，去經營，尚要撫養幼子弱女，早已相當困難。而這種情況，還會有不同的變數，運氣佳者，家有資產，伯仲之間也還能相互扶持，或可得到照應。若是家族中有人覬覦財產，那麼謀奪財產的例子就會屢見不鮮了。有時被逼到後來，不是殉節就是只好改嫁，其間悲劇叢生。再來，我們以上提到的這些，都還是家有產業的情形，倘若無人照顧又無家產可依，那麼女人就更得要靠自己謀身。然面對這樣的社會架構，女性又要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子呢？<sup>8</sup>

我們細觀這時期大量姑婆的產生，一方面是社會男女大防的加強，使得此社會結構下的人民需要有人能深入閨房為女性服務；一方面也是社會下層人民若遇到家中經濟出現危機，女性就得獨挑大樑的權衡因應之道。所以幾乎每一處地方都擁有著這樣的一群就業人口，她們成為了穿梭在男女世界的特殊分子，擁有箇中存活的伎倆於一身。

8 寡婦的辛酸路子，面對的往往不只是守貞的個人問題。參見張春生、林純業（1995：16-44）。

## (二) 貨真價實的職業婦女

社會的現實終究是殘酷的，對這樣的弱勢團體，傳統社會需要這些工作人員，但卻又排斥她們；她們可以在奔波中賺取到金錢，但其行為卻永不受肯定；導致她們雖能中飽私囊，卻又社會地位卑賤，活得沒有尊嚴。因為一個善良的正規女性是會嚴守男性系統下的女性風範，良家婦女是不會隨便出來拋頭露臉的。這也是我們看到社會評價中，對此類女性工作者常給予的都是負面評價的原因，因為在基礎點上她們就已矮人一截，要想得到當權男性社會良好的反應，自然更不容易。

事實上，以今日眼光來看，她們實都是貨真價實的社會職業婦女，雖是在社會夾縫中求取生存，然而卻各憑本事，鑽研經營，維持生活；其不堪之處，自是不為外人道也。林保淳先生言：

知識分子既認定婦女唯有將自身局限在家庭的範圍，才算是具備了「三從四德」，當然不會想到他們所瞧不起的「三姑六婆」，卻唯有如此才能生存。至於誇大她們的缺點，甚至與道教觀念中的「三刑六害」相提並論，更明顯地是以偏概全。由此可見，在中國文化中，上下層級間的認識，差距是非常大的。（1995: 235）

這群游離出社會結構之外的女性，行動自由，但卻地位卑下，這是可以想像的。因為逃離社會掌控，正是男性所不願發生的事，故凡是能在公共場合自由進出的女子，社會都會給予輕視的眼光。這輕視的原因無他，凡是脫離父權社會掌握的人，都潛存著對權威主體的威脅，只有不斷壓縮她們，使其在陰暗世界中生存，才是男性鞏固社會

結構的最安全方法。

前節在角色特色中提到的最鮮明的兩個特色：能言善道與短視近利。前者「能言善道」，本是女性在爭取生存時所培育出的傑出能力，然在男性主導的社會，尤其是訴諸文學作品，這些竟一面倒地成為欺瞞哄騙的伎倆。後者「短視近利」，本也是女性因知識有限而導致辨識的洞察力不足，是一種受教權不平等的悲哀，然在男性的眼中，那反是嘲笑貪財與背信忘義的絕佳因果。於是，三姑六婆的形象被嚴重扭曲、毀謗，所謂的奸騙、詐財、招搖惑世、為富不仁等，就成了她們的經常面貌，這種形象上的一致性，正是男性士族社會所共同鄙夷的結果，也是女性無法享有平等對待，被矮化的又一證明。更是女子不能柔順遵從社會系統後的所謂應有的「處罰」。

然而我們若站在三姑六婆的立場，細體她們的生活背景，在男權為主的世界，她們除了擁有實質功能外，社會地位、身分形象、溫柔照顧，全都是要被犧牲的部分，無怪乎利益成為她們最後唯一安全感的來源，也是她們在男性放棄她們的同時，求經濟獨立的必要生存之道，這是長期束縛下女性追求獨立自主的第一步。反觀男性世界，在不斷抹黑她們，鄙夷歧視，毀壞她們形象的同時，我們實也不難看到男性當權者在既得利益後，所感到的普遍威脅下的恐慌。

#### 四、與男性權力的緊張關係

##### (一) 西門慶對三姑六婆的態度

很明顯地，本文所謂的「牆內牆外」之別，其實即是在社會結構

下的內外之別。牆內的女子，受結構的保護，為保有生存之道，平日扮演好對男性家族服務的角色功能，自是無可厚非。而外圍游走的婦女如三姑六婆，因不必對男性扮演家族角色，故負責的對象往往是以閨門女性為最大宗。在男女大防下，他們提供了閨門內所需要的諸多外援；也因其身為女性的身分，可以自由進出閨門，說說外面的世界，作為溝通牆內世界的橋樑，自然便同時具有了影響閨房女子的機會。這才是男性更大潛存的隱憂：原本婦女只需單一向男性主體負責，放棄其主體性，單純地扮演服務的角色即可，而今，因有游離結構之外的三姑六婆時時出入，面對早已放棄主體性的婦女們，時時影響她們，主導她們，給予她們填補好奇世界的滿足，再加上這些三姑六婆又不必向男性主體負責效忠，可控性最低。故凡男性權威者，面對牆外的這些女性人物，遂一方面感受到她們脫離掌控下的無窮威脅，一方面又對這些女子有可能會影響到他的女人們，而有著深深的危機感。於是，男權主體便產生了一種極為矛盾的心態：對三姑六婆可提供的物質（滿足女性生活需求）及女性服務（如作媒、歌妓、奴僕買賣）之處，極盡所能地充分利用；然對於其有可能干擾影響閨門女性思想視野者，則是大大的排斥。三姑六婆遂因之成為婦女與男權力量之間的拉鋸戰場，衍生出一系列不同的戰爭。

西門慶家，是個傳統封建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牆內偌大宅院的女眷們，甘於結構保護，自然也會受到行動的諸多限制，面對牆外的世界，他們常是好奇巴望的。也正因三姑六婆平日能以其女性身分的優勢，自由進出西門家，牆內牆外遂有著一番頻繁的交易空間。然而這些出入期間的姑婆們，除了因月娘之所好，如王姑子、薛姑子一行人能受到特別款待外，其餘實皆只有卑微穿梭的行軌。這其中不乏西門慶所不歡迎的人，想來西門慶之所以會有因對象不同而產生的不同

反應，勢必與其心中的需求與價值有關，那麼分析他的反應，就可以間接知道西門慶面對牆內牆外女性的不同價值看法了。

綜論全書，西門慶排斥的三姑六婆主要有兩種：一者為王姑子薛姑子的尼姑之類，一者為兼具師婆、藥婆身分的劉婆，其他則不但未有阻止，更會在需要時主動求詢。像追求潘金蓮時，西門慶則是不時往王婆住處探路（二回）；追求林太太，則要求玳安殷勤尋文嫂（六十八回）。在西門慶的眼中，三姑六婆彼此的地位其實是差不多的。而他之所以會特別排斥前二者，原因當在此二者的出現已造成他強烈地不安，不安的原因最重要的則是在她們不斷傳遞牆外世界資訊的同時，已造成對男權為主社會的挑釁及威脅性。

父權體制下的社會，會根據社會層級來區隔與操縱人群，操縱人的先決要素自然是以掌控心靈為最高原則。同理，女性也是同此模式來爭取卑微的影響力。我們平鋪三姑六婆對牆內婦女的功能與影響，便可以知道其對男性社會權力挑戰的內容為何。今將三姑六婆對牆內婦女的影響區分為三層：

第一層、掌握思想，精神層面。即掌握婦女大腦。此類以王姑子、薛姑子為主。

此層影響是三層影響中最為嚴重者，因為男權世界不能了解她們到底在傳遞些什麼樣的思想內容，其宗教的內容為何？

再加上因鄙夷而產生的排斥與不屑，自然會對那些姑婆的功能加以否定，且會因不信任、無安全感，而根本反對其教義內容，因人廢言。

第二層、掌握身體層面。即掌握婦女身體康健的全部狀況，此類以劉婆為例。其次是產婆蔡老娘。

擁有健康的身體一向是女性服務男性的重要依據，也是男性

生活所依賴的幕後品質，倘若女性身體的康健不能由男性所信任的醫師來掌舵，那無異是讓一個不可靠的舵手掌舵一樣，所以排擠郎中性質者，尤其是女性的郎中，則成了男性世界的自然反應。

在此獨獨要特別提出產婆的地位之所以不受影響，不受排斥。原因當有二：第一，因男女大防，婦女生產一定需由婦女經手，故產婆成了時代不可或缺的角色。第二，女性因已被物化，生產又關係子嗣，故安全順利延續子孫自然是最重要的，產婆又是迎接此新生命到來的關鍵人物，自然會受到男性的絕佳歡迎。

**第三層、掌握物質層面。**即掌握提供身體上的部分物質需要。如薛嫂賣翠花、胭脂，王婆做衣裳、賣布等。

這一類的提供，事實上是提供了男性安頓女性的方便法門；女性在滿足生活物質所需，以及實際需要後，自然有了「女為悅己者容」的服務，而最後的獲利者依然是男性。

女性因為是男性的私有產物，故若想要掌握女性並影響她們，無疑是一種對男性占有物的掠奪行為，其間不乏較勁的意味。由以上三姑六婆對牆內婦女的三層影響，很明顯地可以看出第一層功能對男性權力的挑釁是最大的，因為由男性的角度觀看：掌控一個人的思想要比任何一項都來的恐怖，威脅也最大，其他則可依次逐項遞減。無怪乎在《金瓶梅》書中，西門慶對兩位尼姑子的敵意最深，因其影響女眷的是思想精神的部分；其次即是師婆劉婆的巫術與符水，掌握影響的是身體的健康。至於只有提供物質所需者如牙婆、媒婆兼具的薛嫂、王婆、馮媽媽等，她們地位雖不高，然卻容許其以服務宅院的方式出入其中，正因這些的威脅往往是最小的，且偶爾還可使男權世界

得到不少方便與利益，自然無須禁止。

既用之又賤之，既需要又鄙夷，這就是一種男性的雙重視野。以利益為考量，在不動搖男性權力的根本時，都是可以商量的；但只要一危及到社會結構，顛倒主權，則會立刻反目，不留餘地。所以表面上，西門慶對三姑六婆雖會有著態度上的差異，有接受者與不接受者；但在內在心理上，西門慶對牆外的姑婆們實全是採鄙夷態度的，且以愈影響牆內女性心靈者所受到的排擠愈深。這鄙夷排擠的程度愈深，則同時代表西門慶對牆外三姑六婆動搖結構的隱憂與不安愈深。當然，三姑六婆長期在這種環境下卑微屈膝，自然也更易養成他們投機取巧，坐視利益的惡性循環。

## （二）西門慶的排斥之一：薛、王二姑子

西門慶初對薛姑子是大大鄙夷的，還曾當面辱罵。五十一回，西門慶掀簾子進屋內，正好撞見薛王二姑子，吳大衿子慌忙帶二人往李嬌兒房裡走不迭，早被西門慶撞見。因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禿淫婦，來我這裡做什麼？」並接著解釋薛姑子近日的惡行：

你還不知他弄得乾坤兒哩！他把陳恭政家小姐，七月十五日吊在地藏庵兒裡和一個小伙子阮三偷奸，不想那阮三就死在女子身上。他知道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擎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還俗，好不好擎到衙門裡，再與他幾拶子。（五十一回）

從這段的描述可以得到兩項訊息：首先，由吳大衿子的反應可知，他們請尼姑來是一件最好能躲過男性或主人的目光，私下完成才

好的社交行為。其次，由西門慶的咒罵中，很清楚地看到他對尼姑的價值否定與人格上的極度不信賴。此處是因作者剛好安排了西門慶不久前審過薛姑子的案子使然（三十四回），然相信縱使是沒有此案子為伏筆，西門慶的反應也不會轉而殷勤，否則吳大妗子就不會有閃躲的反應了。

《金瓶梅》一書作者對此類牆外女性的觀點有著明顯的透露，或表現在對西門慶的陳述，或由作者忍不住的跳進小說的現身說法（如部分的「看官聽說」方式）；尤其是對尼姑的負面批評，我們都不難發現社會中早有一種階級意識的批判。如《金瓶梅》中「看官聽說」的文字約有五十處（邱勝威、王仁銘，1999: 273）<sup>9</sup>，其中敘述的方式以對人物的議論最多。打從第八回起，潘金蓮請和尚來家為武大做法事，超渡靈魂，結果和尚瞧見潘金蓮冶艷的姿態，各個念經不專，作者就忍不住批評了一大段：

看官聽說，世上有德性的高僧，坐懷不亂的少。古人有云：一個字便是僧，二個字便是和尚，三個字是個鬼樂官，四個字是色中餓鬼。蘇東坡又云：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轉毒轉禿，轉禿轉毒。  
(八回)

自有這批評一開例，對尼姑也就跟著毫不客氣地議論起來。

四十回中，月娘聽從王姑子的建議，請薛姑子為之買符藥，而符

<sup>9</sup> 本書作者以為一般古典小說研究者會把「看官聽說」視為「作者介入」，此種等同觀念是錯誤的；而以為「看官聽說」當看做是敘述者敘述故事人物的一個部分。

藥的內容物居然是頭生孩子的衣胞燒成，作者遂下了一段註解：

看官聽說，但凡大人家，似這樣僧尼牙婆，絕不可抬舉。在深宮大院，相伴著婦女，俱以講天堂地獄，談經說典為由。背地裡說釜念欸送暖偷寒，什麼事兒，不幹出來。十個九個，都被他送上災厄。有詩為證：最有緇流不可言，深宮大院哄嬪娟，此輩若皆成佛道，西方依舊黑漫漫。（四十回）

五十回，待月娘拿到了衣胞後，作者又言：

正是若教此輩成佛道，天下僧尼似水流。（五十回）

六十八回，薛姑子瞞著王姑子、大師父，到十一月初五早，請了八眾女僧，在花園捲棚內建了道場，頌華嚴金剛經咒，禮拜血盆寶懺，洒花米，轉念三十五佛明經，晚夕設放焰口。書中描述此八眾僧尼直「亂」到一更時分方歇。次日清早，王姑子打聽得知，遂來西門家要經錢，月娘言早與了薛姑，王姑子口裡喃喃罵到：「我教這老淫婦獨吃他印造經，轉了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掉攬的去了。」自己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嚷去了。這段描述的文字，把念經度眾之事也類比成生意買賣，實帶有著明確的負面批判。其實前面六十二回早已為二人的爭吵埋下伏筆，李瓶兒重病期間，王姑子探病時曾說才和薛姑子合了一場好氣，為的是印經時薛姑子私吞了一兩銀子，那時王姑子就嚷著：「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這兩回把尼姑彼此猜忌提防的模樣說得唯妙唯肖。所以，六十八回，作者免不了又要批評一番：

看官聽說，似這樣縕流之輩，最不該招惹，他臉雖是尼姑臉，心同淫婦心，只是他六根未淨，本性欠明，戒行全無，廉恥已喪，以慈悲為主，一味利慾是貪，不管墮業輪迴，一味眼下快樂，哄了一些小門閨怨女，念了些大戶動情妻，前門接施主壇，那後門丟胎卵。濕化姻緣成好事，到此會佳期。有詩為證：佛會僧尼是一家，法倫常轉度龍華，此物只好圖生育，枉使金刀剪落花。（六十八回）

這「若教此輩成佛道，天下僧尼似水流」、「什麼事兒，不幹出來，十個九個，都被他送上災厄」、「尼姑臉，淫婦心」，充分顯現出作者對尼姑的評價是與一般姑婆一樣差的（當然沒有今日社會地位的客觀與中立），或甚而可說是更糟糕，因為他們還涉及了道德問題的批判。

西門慶對薛王二姑子基本上都如作者加筆的，是採鄙夷的態度，然而我們卻見到了西門慶答應薛姑子捐錢印《陀羅經》，這是否與他一貫的排斥現象有矛盾之處呢？其實非但不會，反倒是很清楚明白地印證了西門慶的一貫做法：以利益考量為上。他捐錢給薛姑子時正是剛捐給永福寺長老五百兩銀子，為其有後（官兒）而捨財助建的。那時心情正好，又聽薛姑子言「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雲雪山修道，伽葉尊散髮鋪地，二祖可投崖飼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不得你的功德哩！」當下他高興地就要薛姑子說明清楚功德後好依了她。足見西門慶在這件事中看到的效益是「累積功德」，不過他的累積功德可不是以積善為本的，因為他不是之前才回了吳月娘的勸善，笑著講了一番驚世駭俗的話來：

卻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

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明，今生了還，難道是生刺刺摑摑胡扯歪斯纏做的，咱聞那佛祖西天，也只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錢營求。咱只消盡這家司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嫦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五十七回）

好大的口氣，竟然僭越到了西天佛祖、十殿閻羅。足見他所以要做捐款的動作，也不過是為證實他一貫的想法：有錢能使鬼推磨。積德的目的原來是為了收買神明之心。這就是西門慶的個性，強悍的占有慾，與永不滿足的物質慾望。只要能助其財富的勢力，何事不可為？

### （三）西門慶的排斥之二：劉婆

再看西門慶對劉婆的反感，由幾次月娘與西門慶為醫療之事爭吵可以窺知一二。第三十二回，才滿月的官兒被潘金蓮抱到室外，高舉吹風，當晚哭鬧不已，月娘要找劉婆來，西門慶道：「休教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不過次日月娘趁西門慶不在，依然還是請來劉婆。第四十八回，西門慶帶全家大小上墳祭祖，月娘阻止，言孩子還不滿週歲，且劉婆曾說這孩子囟門未長滿，膽兒小。西門慶不聽，罵道：「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可就是孩子囟門未長滿，叫嫗子用被裹著在轎裡，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地？」月娘氣得回說：「你不聽人說，隨你。」

爭吵得最兇的一次是在七十五回，吳月娘和潘金蓮大吵後動了胎氣，要找劉婆來安胎，西門慶反對說：「你沒的說，那劉婆子老淫

婦，她會看甚胎產，叫小使騎馬快請任醫官來看。」等任醫官真來了，月娘還坐著不動說：「我說不要請他，平白教將人家漢子睜著活眼，把手捏腕的不知做甚麼，教劉媽媽子來，吃兩服藥由他好了。」（七十五回）這段自白倒也可以清楚看到月娘嚴守男女大防之甚，及女性生病喜找劉婆的真正內在原因。

由以上三則西門慶的直接對話反應中，很明顯地看到，西門慶一者是不信任藥婆兼師婆身分的女性，認為極不專業；另者則是在一個以男性為主的世界，怎能聽取一個毫不識字鄉下女人的話？否則豈不公然宣告權力外放？

## 五、結論

為了解中國古代社會中女性生活空間的諸多問題，以古典小說為研究的標的是一個有趣的選擇，因為古典小說中往往蘊含了大量的材料，是正史中所不屑蒐羅的。《金瓶梅》通俗，接近民間，對民眾生活世界的描寫涉及的層面極廣，加上其對男女生活、家庭瑣事的細膩描摹，獨具一格，正可以由此來檢視古社會中的男女問題，故研究《金瓶梅》對從事古社會女性的研究是有必要的。

「牆」本是自然空間的區隔界限，在男權世界中遂形成了諸多的意義層次。牆內的女性認同著屬於男性的價值體系，為分享其中的利益，必須遵從且接受束縛；牆外游離在系統外的女性，為自尋利益，也必須在其中周旋，往返在系統的邊緣圖利。就一個社會而言，女性越獨立自主者，如文中的三姑六婆，本是社會成長的絕佳指標，然而我們細觀三姑六婆的行跡，發現她們的獨立依然是不夠純粹的，除在經濟上自主自立外，她們運作及認同的價值體系其實仍是以男性為

主的。這使得她們在為兩性穿梭服務時，往往仍依照男性的標準與觀點為之；更為了圖利，而成為了男性壓迫女性的筷子手。這是相當可惜而不幸的事，表面上看起來她們有著反社會體系的行動，她們生活自主，不願犧牲個人的主體性；然出走的結果，因受制於整個社會的全面壓力，遂又因此回到這個系統中而為系統所踐踏，更無形中成為了犧牲同性以成全個人私囊的利益客，這是三姑六婆無法在歷史脈絡中扳回形象的核心問題，兩性世界皆有鄙夷她們的角度，也因而註定了她們卑微形象的不歸路。「三姑六婆」的意義空間，遂成了千古以來漠視女性地位的共同符碼。

中國社會結構下的牆裡牆外，在男權主導的情形下，其實共同擁有的依然是傳統女性的悲哀。然姑且不論其結果如何，走出牆外，仍要有足夠的勇氣與膽識，以今日眼光來看，三姑六婆的確是貨真價實的社會職業婦女，以自己的力量尋求經濟獨立，在與男性爭工作權的同時，她們永遠是第一線被踐踏扭曲的犧牲者。但為求生存各憑本事，鑽研經營，不做全然放棄的投靠，仍透顯出一些女性朦朧的自覺，與尊貴的人性，立場是值得給予肯定的。

女性空間的議題是新時代的觀點。本文嘗試透過《金瓶梅》一書，對女性形象描摹、情節分析及生活場所的區別，討論其在生活空間的意義，希望能對《金瓶梅》這塊文化的瑰寶，提供一個重新審視的視野。

### ◎作者簡介

林景蘇，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系講師。平日對電影及古典小說中的性別議題多所探究，著有《人間世與理想國——從電影看人生第三輯》（與曾昭旭教授合著，漢光出版社）、《中國十大愛情傳奇：框外有情天》（漢藝色研出版社）。近年專注《紅樓夢》與《金瓶梅》兩性觀研究，希冀能由古代典籍中開展出新的詮釋向度。

### 〈聯絡方式〉

地址：高雄市民族一路 900 號 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系

電話：07-3426031 分機 267

Email：[littlesu@mail.wtuc.edu.tw](mailto:littlesu@mail.wtuc.edu.tw)

## 參考文獻

- 元・陶宗儀(1985)，《輟耕錄》。《叢書集成初稿》0219冊。北京：中華書局。
- 王志弘(1998)〈後現代的思考空間——愛德華・索雅(Edward W. Soja)思想評介〉，《流動、空間與社會：1991-1997論文選》，17-33。台北：田園城市文化。
- 田秉鍔(1996)《金瓶梅人性論》，64-86。上海：學林。
- 衣若蘭(2002)《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台北：稻鄉出版社。
- 宋・吳自牧(1986)，《夢梁錄》。《中國近代小說史料續編》四十二冊。台北：廣文書局。
- 宋・劉攽(1965)，《貢父詩話》。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第二輯，《百川學海》，第七函。台北：藝文印書館。
- 孟昭連(2000)《漫話金瓶梅》。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 明・李東陽(1984)，《大明會典》。《元明史料叢編》第二輯，1254-1255。台北：文海出版社。
- 明・蘭陵笑笑生(1963)，《金瓶梅詞話》。日本：大安株氏會社。(據明萬曆丁巳刻本影印)。
- 林保淳(1995)〈中國古典小說中的「三姑六婆」〉，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人物類型與中國市井文化》，201-240。台北：學生書局。
- 邱勝威、王仁銘(1999)《解讀金瓶梅》，270-277。台北：雲龍出版社。
- 孫遜(2000)《中國古代小說與宗教》。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張丹、天舒編(1999)《金瓶梅中的歷史謎團與懸案》。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
- 張春生、林純業(1995)〈寡婦悲劇面面觀〉，《中國的寡婦》，16-44。台北：幼獅文化。

陳東有 (1992)《金瓶梅論集》。台北：貫雅文化。

漢·鄭玄 (1976)，《周禮鄭注》，卷十四，76-77。台北：新興書局。(校永懷堂本)。

劉師古 (1996)《金瓶梅研究》，64-80。台北：宋氏照遠。

劉紀華 (1995)〈中國貞節觀念的歷史演變〉，《中國婦女史論集》第四集，115-119。台北：稻鄉出版社。

潘承玉 (1999)《金瓶梅新證》。合肥：黃山書社。

顧鑒塘、顧鳴塘 (1994)《中國歷代婚姻與家庭》，129-136。台北：商務印書館。

Weisman, L. K. (1997)《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王志弘、張淑政、魏慶嘉譯)。台北：巨流出版社。

## Female Gossipmongers and Busybodies and the Value of Their Age: A Textural Search in *Chin Ping May*

*Ching - Su Lin*    Lecturer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Wenzao College of Modern Languages

This thesis aims at exploring the various types of marginal female characters——gossipmongers and busybodies——in *Chin Ping May*, the Ming Dynasty novel of manners. I take the prospective of the physical social space divided by walls, by which the living space of these characters are defined.

The Chinese term for the female gossipmongers and busybodies carries very strong connotation that debases the female sex. It sums up the male sex's rejection and narrowing this marginal female group. My paper attempts to dig out the root of this particular form of misogyny. These women, outsiders of the patriarchal social structure, defined by the domestic walls, are rendered little value. Thus they belong to the bottom of the social scale. I also analyze each type's function as well a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eatures they all share. Furthermore I focus on the society which produces a great number of female gossipmongers and busybodies. I analyze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female characters and the patriarchal power structur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gender ideology embedded in the society in-

side the novel. Finally I give these marginal females credits sinc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y fail to achieve self-awareness, with their various professions, they succeed to survive against all the odds against them.

**Key words:** female gossipmongers and busybodies, *Chin Ping May*, Hsi Men Ching, female space, wall